

年

卷

第

5

第

1

—

1

2

期

MAY 14 1945

文匯報週報

金仲華、論舊金山會議

魚敏之、

德國投降之後

陳翰伯、

歐戰結束後的對日戰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觀 察 哨

德國無條件投降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上午兩點四十分德國終於向英美蘇無條件投降。三國政府已正式正式公佈以八日為歐戰勝利日。

勝利紅旗終於插進法國的首都。史達林元帥在五月二日正式宣佈完全佔領柏林。

甘世記最殘暴的劍子手，法西斯野蠻希特勒，已被官方宣佈在柏林「自殺」了。這和墨索里尼被捕槍決，泰脫米蘭，相距不過一星期。

義大利北都和奧地利四部一百餘萬德軍法西斯軍隊，和德軍殘形陣地中五十萬德軍已先後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了。雖然杜尼茲自己宣佈擔任德國元首，這幾大規模的投降卻表明納粹希圖在巴伐利亞和奧地利阿爾卑斯山脈繼續進行游擊戰的夢想，已完全滅滅。

持續了五年八個月的歐洲戰爭已經告一結束。同盟國家的全部力量今後已可集中打擊日本。史達林在五·一勞動節的文章中，和蘇聯參謀長安諾托夫在莫斯科紅軍大檢閱的演說中，鄭重指出軸心現在只剩下了一個日本，「它已不足道了」。

但是，這雖然不是中國人喘息的時候。在我們的領土上，還有很強悍的兇惡的兩百萬日本陸軍和艦

隊訓練裝設的差不多同樣數量的偽軍。我們最重要的都市和經濟合股都在他們手中。一萬萬以上的同胞還在他們鐵蹄之下。我們不能等待盟軍來解救。事實上，英美兩國武裝部隊從歐洲轉移到東方來，決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事。他們將留很大一部分在歐洲繼續佔領。還有許多要退休到國內去。蘇聯之參加對日作戰可能是在其他盟軍與日寇進行到最後決戰時，才能實現。

無論蘇聯對日作戰了，這是盟軍從中國海岸打上了，所有我們今天政治上的弱點，軍軍上的不素質，不健全，到了那時都要成爲我們自己和盟軍的嚴重困難……

納粹末日的陰謀

德國納粹最後崩潰的幾天中，納粹作了一大串陰謀詭計。雖然我們已經經歷了歐戰勝利日，不能不時時警惕。

關於這些陰謀詭計的全部真象，恐怕在相當時間內還不能爲人所盡知。但公開出來的幾種花樣，已經大可注意。

第一，是通過納粹特務頭目希姆來向英美說和。這個要求做出之後，英美當局起初否認，後來聲明，除非德國向英美蘇同時提出無條件投降，不能予以討論。到五月二日美國代理國務卿格魯薩公布這事的經過，說希姆來曾於四月廿四日經由瑞典外交館請求會晤艾森豪威爾。廿五日杜魯門與邱吉爾互相電問，決定着意希姆來。因爲他未向英美蘇三國提問，故加以拒絕。杜魯門總統當日還說，「希姆來的投降談判是否停頓，不得而知。」在這個談判中間，瑞典紅十字會長伯納特特特希弄定其間，極爲活躍。

第二，杜尼茲繼希特勒而任德國元首的五月一日廣播中，極力強調德軍作戰是爲了打蘇聯，他說「德」的第一任是拯救德國人民，免受布爾維克克主義的浩劫。」對於英美只不顧「自衛」而已。

第三，在柏林已經完全陷落之後納粹還極力調動西線的兵力，對付蘇聯。

第四，希特勒上台，把德國最首要的罪犯，如戈林，希姆來，羅森堡，雷氏等人釋放起來，希圖在戰爭結束以後，擴大同盟國間的裂痕，暗地糾集法西斯殘餘勢力，進行第三次戰爭的準備。

這全套的陰謀是非常危險毒辣的。竟遲遲早洞悉其奸，明知柏林的攻取戰慘烈異常，竟迅速發動大軍爲最後一擊，也就是要在基本上撲滅納粹的一切可能的陰謀。

現在一切陰謀技倆已不能起希特勒墨索里尼於地下，恢復納粹的獨裁政權。所應嚴密警戒的，即是此後希姆的殘餘黨羽和他的化身，一定會繼續散播「布爾維克浩劫」的謠言，進行反蘇，反盟主，反和平的工作。不消而消滅這些「法西斯細菌」，和平與國際民主的團結是建立不起來的。

新歐洲的崛起

隨着德法西斯的崩潰，一個新的歐洲次第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個新的歐洲主要力量的來源，不是同盟國的佔領軍，而且在納粹五年佔領期間，各個歐洲國家門部英勇抵抗侵略的人民份子。

他們在人民中間的英勇的資格被推擁出來。他們來自人民大眾，他們知道民受苦難的根柢。因此他們不但協助了納粹政權，而且深知有權勢者的動向在於平時幫人民這有力氣，任憑沙皇有權勢者的動向殘辱。現在，他們——只有他們——有資格負起實

任把真正的和平與人民大眾。

一個對歐洲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它最顯著地表現在各解放國家人民對政治的深刻興趣。在波蘭，利，巴爾幹，芬蘭，法國。幾度政治的選舉中，民意熱烈投票的結果，使主勢迅速取得了優勢。特別是最近法國的地方選舉，保守主義黨一落千丈，他們已為人民所拋棄。在另一方面共產黨則獲得極多過剩的勝利。接近左派的社會黨也沒有失去原有的地位。

同時，奧地利的政府宣布成立了。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捷克斯拉夫，新的政府中有著強烈的人民勢。羅馬尼亞政府一廣甘誓法西斯教員，最近改組後，民主勢力大大地增加。更早一些的例子是芬蘭。

這些政府並不是僅僅由於紅軍的解放和蘇聯的支助而站立起來。他們如果不能代表人民的力量，如果僅僅充當「傀儡」，必然惹不起人民的逆

舉。

吉斯林和長春南京的偽政權就不敢受人民選舉的考驗。法西斯獨裁者牛獨裁的佛朗哥與高美茲政權也不敢嘗試這種考驗。

此外，戰後民主新勢力將因東歐各國土地而重行分配而愈益增強，不待贅言的。在波蘭，東普魯士，保加利亞等地，土地的重分配已經有了輝煌的成就，使廣大貧苦民衆得到生活可安和保障。這對於未來和平與政治的民主有不可計算的貢獻。

容克世家，那次歐洲大戰的德國大老，失了東普魯士每人上十萬畝的田莊，便無能對力。廣大人民生活有了保障，他就不會聽任冒險家的騙術，而他們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所取得許新的地位，是真正民主和平的保障。

戰爭遺留給歐洲的瘡痍苦痛，自然不會隨着停戰勝利日而立卸消除，但新歐洲的英委已經展露在我們的眼前了。

本 期 目 錄

· 觀察哨 · 德國無條件投降——納粹末日的陰謀——

新歐洲的崛起——展望舊金山………白雲

論舊金山會議………金仲華

德國投降之後………焦敏之

歐戰凍結的對日戰略………陳翰伯

向杜魯門總統進一言(譯Max Lerner)………黃席羣

全印戰、運動縮影(孟買來電)………浦溪

第五卷一二期合刊(八十七期)
中華民國卅四年五月十二日出版

孫 伏 園 主 編

中 外 出 版 社 發 行
重 慶 美 校 街 一 〇 號

舊金山之路

舊金山聯合國會議並不行專做爲「和平會議」，但事實上戰後和平的幾種基本問題如不能在這裏得到初步的解決，舊金山會議便算失敗了。從全世界安全機構的憲章可以成立，這個機構也。像伊寧在沙堆上一樣，狂風暴雨襲來時，今刻令核前日的國聯一樣，完全破產。

正因爲這個原因，從四月廿五日大會開幕到現在兩個多星期內，各國代表團對各項問題都很認真地爭執，認真地處理。表面看起來很是錯綜紛紜，險象叢生，然而這正是面對和平與戰爭大關鍵應有的態度。

初步程序上的幾樁大案件，如四大國家輪流擔任主席(而不由美國單獨主席)，烏克蘭，白俄斯，因狄廷參加問題等，已作下了重要的決定。大體上表現了各大國間的政治調和，有些却不愕然。「葉小異，就大同」這種精神，尚未充分表現出來。

現在會議已進入第二階段，分組工作，具體研討。各遠道國家對顧巴鼓律師團建議案的修正意見，國際託管制，國際法庭等均已漸漸成爲大會商的中心，我們所希望的是至少幾個大國之間，一面繼續認真爭論，一面積極彼此團結信任的基本精神，前往邁進。



論舊金山會議

一 戰後和平的起點

金仲華

我曾指出，克里米亞會議可以說是這次世界戰爭發展中的一個分水嶺：在另一方面，歐戰迅速達到了一個頂點，快變成窮途末路了；另一方面，遠東的又一個高峯突起，形將展開一個新的局面。從雅爾達到舊金山，顯示着世界軍事政治的雄心，正向東移。那麼，舊金山會議本身顯示着怎樣的意義呢？

舊金山會議是第二次世界戰爭中聯合國案組織永久安全與和平的起點。這會議是根據於兩個重要的觀念而來的：第一、在這次世界戰爭中，我們單單贏得了戰爭，這是不夠，一定要真正贏得了和平，才是完全的勝利。第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失敗的教訓，現在大家知道，要建立真正鞏固的和平，必須在戰爭結束以前，就開始做起。

幾年來，許多記者，作家以至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都曾經發表過對於戰後和平的計劃和意見。現在，歐洲戰爭的勝利業已在握，遠東戰爭的形勢愈趨直下，全球的和利在望，所以聯合國案討論戰後安全與和平組織的計劃，也正是個開始的時候了。

不過，這次舊金山會議的舉行，却不單是爲了戰爭已接近勝利的時候，才匆匆召開的，它主要是由於幾個具體條件的完成：

首先，是在去年八月到十月的敦巴頓橡樹會議中，美、英、蘇、中四個主要盟國對於戰後世界永久安全的組織，已經過一個初步的詳細的討論，這種顯示出這次世界戰爭中幾個主要盟國對於建立戰後永久安全與和平的決心。們已經樹商商定的同意，把這未來組織的計劃草擬下來了。

其次，是今年二月的克里米亞會議。這會議，掃除了美英蘇三大盟國間政府與輿論上的可能分歧，它促成了歐洲最後決戰的真正的勝利，它開闢了聯合國國家更廣大的合作道路；由於三大盟國對於敦巴頓橡樹草案中最後一點分歧——關

於投票程序的——的消除，聯合國案具體地計劃戰後安全機構的工作，就可以開始了。

當然，要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決不是幾個強大國家的努力就足夠的。它需要所有要求安全與和平的國家，共同參加。所以，就在舊金山會議的前夕，聯合國案號召所有未參戰的國家，對法西斯軸心宣布戰爭。這在拉丁美洲和東方面獲得了熱烈的反應。聯合國的陣營更加擴大了。是的，要能夠共同作戰，才能共建和平，要共同參加對法西斯的鬥爭，才能共同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世界。由於聯合國歐戰的擴大，舊金山的聯合國大會也有了更廣泛的基礎。

是在這樣發展形勢之下，舊金山會議召開了，就軍事上言，這次世界戰爭已走過了大半程，就整個戰爭言，我們至多還不過走了半程；因爲，爭取和平的勝利的工作，現在恰是在開始的階段。事實上，爭取和平的工作，比之贏取戰爭勝利的工作，也許還要艱難些。舊金山會議所以受到世界各國的極大重視，其原因在此。

二 贏得戰爭難，贏得和平更難。

為什麼贏得和平的勝利，是這樣的困難呢？這因爲，在對消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威脅之前，同盟國間的利害較易趨於一致；而當勝利已經在握，法西斯的威脅將於消滅時，同盟國本身之間的矛盾，就容易於顯露出來。戰爭愈近結東的階段，政治上的問題愈趨於透明和複雜化，其原因在此。第一次大戰後，協約國把締結和約與組織國際聯盟兩件事放在一起進行，竟致將紛百出，連最初建議成立國際聯盟的美國，反而首先退出國際聯盟，結果和平終於無法建立，從一九一九到三九年，僅成爲一個暫時休戰的期間。這教訓是目前計劃建立永久安全與和

平在各國所深深記得的。

在這樣的教訓之下，這次民主同盟各國準備建立世界安全與和平的計劃，應當具有極堅強的決心，經過最嚴密的考慮，希望其必然能獲得成功的了。

是的，在這次世界戰爭進行中，同盟國家每以一次對於戰爭的共同目標有所表示，總是把建立戰後世界永久和平的決心，加以申述。一九四一年度的大西洋憲章，一九四三年的莫斯科宣言，一九四四年度的蘭巴歐樹會議以及其他的幾個重要會議，還有今年初克里米亞會議的宣言；同盟國家對於建立戰後安全和平的決心與準備，再沒有這次那樣的充分的了。事實上，這樣的決心與準備，正是前線上每一個士兵的鮮血與後方的每一個民衆的辛苦所凝結成的；這次戰爭的規模與犧牲，可說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人類再不能經受第三次的大屠殺了，我們如果對於這次戰後的和平再有所懷疑，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然而，假使不是說這次戰後的安全與和平，容易獲得。不是的，在國際關係中把從戰體安全與永久和平建立的因素，目前還是存在，而法西斯以及法西斯黨黨者破壞安全與和平的陰謀，也繼續在進行着。這道高一丈，魔也高一丈。由於這次世界戰爭中各國人民所受犧牲的慘，與所得教訓之大，這些阻礙與破壞安全和平的因素，目前是被抑制着的。爲了這樣，目前確實是民主同盟國家開始建立國際安全和平機構最好的時候。然而，在這樣艱巨的工作之前，對於它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障礙的因素，這是值得我們預先加以瞭解的。

就國際關係中所包含的困難因素而言，在目前聯合國國家中間，有兩種主要對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帝國，如英美；社會主義的強國，如蘇聯；在抗戰中長大起來的中小國家，如中國，南斯拉夫，捷克。這些國家能够在這次反法西斯反侵略的大戰中聯合起來，可說是歷史中一個空前偉大的發展，這樣才提供了一個建立戰後安全與和平機構的最好機會。然而，我們如果忘記了這些國家間政治經濟上的不同點，忽視了這些現實的情況而對於新的國際機構抱來求全責備的觀念，那便是非常危險的事。類似一些人所幻想的成立一個「超國家」的機構，若干人所主張大小國處於「絕對平等」的地位，如果不是脫離了現實，便是故意的高調。那結果都可能使目前聯合國家機構現實的情況進行組織中的國際安全機構，成爲不可能的東西。羅斯福總統在參加了德黑蘭與克里米亞兩個會議以後，他在報告中一再提到：他所感到驚異的，不是美蘇蘇之間歧異之多，而是這種歧異之少；他屢次呼籲獨立主義者的「十全主義」(Perfectionism)，故意阻礙這個國際安全機構的建立。

事實上，賴巴歐樹樹立安全與和平的三項以及殖民地委任制度的問題，祇有在這樣對於現實情況的了解之下，才能真正加以把握。

同樣的困難也發生於聯合國家的內部。法西斯的邪惡勢力不僅存在於德日這幾個國家，而且也以各種變形存在於若干民主國家的內部。英國不僅有龐斯萊的「大十字」，還有阿斯特特所領導的威爾遜主義者，慕尼黑主義者；美國不僅有「羅斯福」的偽僑開羅，而且有潘貝納所領導的考格林神父，美國第一主義者以及孤立主義者。這些法西斯主義者和法西斯的襲擊者，在一九四〇年六月納粹進攻西歐以後，在一九四一年德蘇戰爭爆發以後，似乎已經消聲匿跡下去了；但在世界政局激變，同盟國家勝利在望的時候，它們却又化裝的出現，利用種種的藉口來陰謀阻礙盟國的團結。他們反對克里米亞會議對於波蘭問題決定，他們忽然以「小國保護者」的姿態，在會中或論壇上挺身而出，主張所有大小國家要一律的「絕對平等」了。事實上，他們恐懼蘇聯的勝利，甚於納粹的勝利，他們要求保全德日法西斯的殘餘，比之要求英美盟國的結，還要關切。

從克里米亞到舊金山，隨着盟國團結合作的加緊，這些陰謀破壞者的活動也愈加緊，雖然我們相信這些陰謀破壞，決不會成功，但我們對於這些陰謀破壞的影響，必須加倍警惕，應該還是值得注意的。

這裏，還很重要的一點，值得提出的，就是許多人對於幾年來戰爭所形成的世界的新情勢，沒有真正的加以理解。舉例來說，四五五年來，歐洲在納粹佔之下，所有人民都是在水深火熱中間，舊日的魏法西斯份子變成了傀儡走狗，許多君王和統治者則流亡國外；幾年來社會變化是多大，這些人民經過千辛萬苦，鬥勝九死一生，提起身子來和納粹法西斯及其傀儡走狗鬥爭。現在納粹被擊敗了，他們的國土獲得解放了，他們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在一片破碎之中，這是唯一的進步；戰後歐洲將在這進步的幼芽之上，獲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安定，與新的繁榮。但是，一些頑固不通的人却不懂得這變化，他們以爲歐洲許多淪陷國家的解放，就是舊日的君王大臣們恢復其統治的地位，他們完全不了解這些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們所要求的是什麼。他們完全不知道「大西洋憲章」所標榜讓各國人民決定其自己政府的形式，也似乎不知道

克里米亞宣言中決定幾個大國應該幫助這些國家的人民建立民主的政府，使他們可以獲得安定的繁榮。

「人民的決定」這次戰後世界一個重要的特徵，「民主的政府」是戰後秩序恢復中一個必要的因素，忽視了這一點者，則戰後國際安全與和平的建立，差不多不可能，然而，在目前同盟國家中間所發生的問題，却正是由於對這兩點沒有真正的了解而起的。

人類的惰性使一些人小顧意識新的趨勢，接受新的事物。這戰後安全與和平機構所不容易建立的主要原因。不過，幾年來的戰爭所造成世界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無可否認的事實，而建設戰後永久安全與和平機構，也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一致的要求；不肯以舊的阻礙有多大，我們在信這一個偉大的事業是必須得到成功的。

三 舊國聯與新國聯

在討論這次戰後世界的國際聯合組織的時候，人們不能不聯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聯盟。國際聯盟是失敗了的，由於它的破壞，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這次舊金山會議所要討論的國際安全機構，是以去年七月到十月頓巴敦橡樹園的建議案作根據，這也有人稱它為「新國聯」的草案。那麼，這新國聯和舊國聯將會有怎樣的不同的呢？

我們不用咬文嚼字瑣碎地從許多條文上去比較，有幾個基本上的重要不同點，是值得加以指出的：

第一、舊的國聯在最初誕生的時候，就帶來了天生的缺陷。它的最重要的發起人——美國——在它創立後就退出，而它對於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社會主義的新蘇聯，也決定時加以排斥。美國與蘇聯決不參加國聯，使國聯在促進世界和平的工作中所應有的作用，大為減色。但是，這次在舊金山會議中所討論的「新國聯」組織，其範圍的擴大，却是包括了「主權的絕大部分的。美蘇英中四個主要及法西斯反侵略的國家，是這「新國聯」的發起人（法國也應該算發起人之一，但自己放棄了）。包括幾個後起者在內，有四十個國家參加了這「新國聯」的組織。

第二、舊的國聯在戰前，曾多採取消除中立的政策，使中立的中小國家，在英蘇美蘇蘇下，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以前對軸心國有戰事，表示了它們對於參加這個民主世界大聯合的決心。只有法西斯侵略的元

兇——德日，被擊敗了的義、匈、羅、保、芬，作為法西斯附庸的西班牙和東方的泰國，以及在歐洲抱所猶豫的中立政策的瑞典，瑞士與葡萄牙，沒有參加。這顯示，這個新國聯是經由一個民主世界的戰鬥的聯合而產生的，它將成為民主國家保障安全與和平的有力的聯合體。

第二、舊的國聯在產生之初，由於美國拒絕參加，威爾遜總統的理想「十四點」被拋棄了；國聯變質而成歐洲戰勝國家的分贓工具；而由於國聯幾個主要國家對於俄國革命的恐懼，它又被用為帝國主義列強反對蘇聯的工具。國聯會員國對於西方德國和東方的日寇的侵略政策，一再縱容，其主要的原因在此，而其結果就是鼓勵東西法西斯侵略野心的擴張，終至造成了無可收拾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以前組織中的新國聯而言，它產生於民主國家對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戰鬥之中，它是經過一再的考驗，消除了一重重的粉飾，最後才在一個共同的綱領之下結合起來的。經過了莫斯科的四國外長宣言，德黑蘭與開羅的兩次協商，頓巴敦橡樹園的詳盡探討，克里米亞會議的再度補充，最後才在舊金山的會議中集其大成；這樣的發展和成功，證明新的國聯和舊的國聯在本質上決不相同，它是排除了舊的缺點，而保有了新的優點，它的積極性與進步性，不是舊的國聯所能比的。

第三、在保障安全與和平的效能上，新的國聯也超過於舊的國聯。舊的國聯在表面上是大小各國平等的，這是代表著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然而，根據了這原則，國聯對於制裁侵略者的決議案，必須國聯大會所有各國一致通過，才能生效，結果只要一個被侵略者所利己或威脅的小國投票反對，國聯會任何制裁侵略的行動都不能執行。要整頓國際關係的比重來說，這未必是一個合理的選擇，而新國聯本身的「權衡說」，它正是以這樣一個小國實際的原則來破壞了自己已進行的權衡。中國在遭受日寇侵略的初期，就向國聯提出，國聯甘受法西斯侵略者的威脅，反對國聯會任何制裁侵略的決議，致使結果國聯不斷延遲，我國獨力抗戰，也蒙受着相當巨大的犧牲。舊國聯的這種缺點，正如英國名政論家特德所說：

「在國聯體制中，集體安全的表面原則責任，非常薄弱的分配在力量極不平等的大國與小國身上，從未確定地解釋為對大國與小國和平的明白責任，也沒有任何共同行動的軍事機構的備忘。」（杜魯門：「論世界安全機構」）英國「勞工月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但在新的國際中間，執行軍事，政治與經濟調解的責任，主要將由十一個國家所構成的安全理事會負責。這十一個安全理事會中是包括美蘇英中法五個常任理事在內的。任何有關於國際安全的決定，都必須這五個大國同意方能實行。他們贊同了，任何防止戰爭與保持安全的行動，都可以迅速執行的。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國際聯盟的聲望只維持了短短的二十年而已。它在四十年間既沒有任何積極的建樹，在後十年間更是風雨飄搖，對於任何被侵略的小國都不能盡一點保護與援助的作用。雖然後來蘇聯加入了，而它所倡導的集體安全運動，仍不能阻遏法西斯軸心侵略行動與張伯倫、捷拉第之流的綏靖政策。隨着第二次大戰爆發，國際就此破產了，直到現在，國際聯盟沒有正式宣告解體，而再遭浪言人譏笑提到它，或者復活它了。

世界各國受這一次空前大規模的教訓，已經熱烈地支持着新國際的創立。去年的賴巴敦核樹會議與今年的舊金山會議所以這樣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關心，不是沒有原因的。

四 大國與小國 · 理論與現實

不過，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贏得戰爭雖，贏得和平更難」，這個世界安全和平的機構或是一新國際的成立，是經過着種種的波折和困難的。從華斯利會議中四國協議的成立，到賴巴敦核樹會議中對於「新國際」——赫台國——建議案的草定，再到今年的克里米亞和舊金山會議的具體討論，其間風波疊起，問題重重。本來，許多國家在建立一個永久安全與和平的機構上，要發出種種異議的問題，是不可免的；但是，頑固的孤立主義者佔着這些核異的問題而挑撥叫罵，若干的悲觀主義者也不斷的發生着猶豫和撓得。這在舊金山會議前夕，尤其表現得厲害。而在中間，最引起紛爭的焦點，是大國與小國的地位，以及理論和現實的問題。

所謂大國和小國的問題，主要圍繞於安全理事會的構成和投票的程序方面。賴巴敦核樹會議所擬的國際安全會議建議案，最主要的有三個部分：大會、安全理事會和國際法庭；大會是一個全體機構，其任務比較廣泛，所有國家完全平等，而安全理事會則是一個執行機構，它規定只有十一個理事，其中五個常任理事，由美、蘇、英、中、法五國擔任，其他六個非常任理事，則由各國中選出，這個安全理事會範圍小，而在執行任務上，則可以迅速。這次世界戰爭，由美、蘇、英、中、法担負着極大部分的責任，這五國在戰後當然也還是

保存着最大的軍事和工業力量，它們担任着常任的安全理事會，在防止戰爭的任務上，是最為適當的。但在安全理事會的組成和它的投票程序上，却發生着兩種問題。

一種是屬於一般性的。若干國家認為安全理事會僅有六個非常任理事，不敷分配，要求其增加，也有少數國家則認為常任理事也不應該僅包括美蘇英中法五國，而要求其再增加二個。一些國家認為他們不是小國，而是中等國，它們對於理事的席位有強烈的要求。這種種要求的動機，主要是出於地位或榮譽的觀念，却比較上，是容易解決的，因為，非常任理事的選舉兩年一次，若干國家可以輪流被選到的。

另一種屬於特殊性的，即關於投票的問題。安全理事會的投票，有兩種不同的區別：第一，凡是關於「程序事項」的決定，例如召開理事會的日期，議程日程，主席，或者設立某種機構，和邀請非理事國或非聯合國國家的某國參加討論等等，只要安全理事會中有三分之二的多數，即七個國家投票贊成，就可以通過，不管贊成的否是常任理事國。第二，凡是屬於下列五項的：一、判定一種威脅和平的侵略行動的存在；二、決定採取武力以外的外交，經濟或其他辦法，以阻止威脅和平的行動；三、決定採取海陸空軍行動，以維持國際和平；四、決定向大會建議接受新會員國或開除某會員國；五、決定建議管制軍備限制——在安全理事會投票，也是需要有三分之二即七個國家的贊成，才能通過，但其中必須包括五個常任理事國。這顯示着美蘇英中法五個大國，在維持世界安全與和平的問題上，較其他中小國家負有較大的責任。

安全理事會關於投票的程序，還有一個區別，就是常任理事國本身被牽涉在國際爭端的時候，它本身有否投票權。這是一個最引起紛爭的問題。那問題是這樣的：在五種情形之下，應否加以調查；二、安全理事會，沒有投票權；一、安全理事會對於某一爭端，應否加以調查；二、安全理事會，沒有投票權；一、安全理事會，用談判、調解、妥協、仲裁或司法等方法，自行解決爭端；三、如果爭執的各國不能自行解決時，安全理事會是否應建議其他方法；四、安全理事會是否要把這爭端，提交國際法庭處理；五、安全理事會是否要把地方性的爭端，交由區域組織加以解決。上述五者，可以說是初步解決爭端的辦法，而不包括任何調解的行動在內的。

但若安全理事會的投票是包括制敵的行動在內的——不論其為外交的、經濟的或軍事的——則被牽涉在爭端中的常任理事國，是否有投票權呢？在賴巴

會議的時候，美英主張常任理事國也沒有投票權，但蘇聯主張常任理事國保留其投票反對之權；由於蘇聯的堅持，巴拿馬會議會議關於國際安全組織的建議案中，把投票程序的一條保留下來。但在克里米亞會議中，英美同意了蘇聯的建議，承認被牽涉的常任理事國也有權投票，這問題是解決了。

然而這一問題顯然引起了相當激烈的爭辯。爭辯中的問題，包括：一、有人認為安全理事會（Ratifier States）的作用。二、有人認為大會的權限必須加以擴大，不能偏重於安全理事會。三、就純粹理論上言，被牽涉在爭端中的常任理事國如果以投票反對制裁，而有強制制裁的決議必須得到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通過，則常任理事國萬一採取了任何威脅和平的侵略行動，它將永遠不會受到制裁，是否因此使國際安全機構的效能，也發生了缺陷呢？

關於這些問題的結論，其出發點有兩方面。一方面，若于孤立主義的頑固份子本來反對國際的和平合作的，特別強調大小國家不平等的一點，來攻擊破壞這一個國際安全機構的建議。最顯著的是美國的杜威、胡佛之流。早在去年頓巴教會議之後，美國大選的前夕，杜威已經大聲叫囂，表示他反對「強權政治」，反對「大國操縱小國的帝國主義」；而在事實上，這些「寫小國說話」的孤立主義者，過去對於日本強盜的侵略中國，對於德義法西斯暴徒的侵略歐洲各國，是一點同情被侵略者的表示都沒有過的，相反的，他們主張美國不應過問遠東和歐洲的事情，他們堅持軍火禁運，不干涉政策和中立法，他們反對羅斯福總統的一切援助被侵略國的行動。到了現在，民主國家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已在握了，美國參與國際合作的趨向已無可抗拒了，他們忽然在新國聯組織的時候，成爲替小國說話的志士，其動機如何，是可以想見的。

另一方面，若于的理想主義者，包括對於目前國際情勢的現實沒有充分了解的人，他們希望在這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下就產生了一個十全十美的國際和諧合作的機構。他們不明白，儘管義大利、德國、日本被擊敗了，這世界上要肅清法西斯的殘餘和細菌，還需要多少時候；他們也不知道，蘇聯在這次戰爭中間，受了多少巨大的犧牲，它和派出軍隊去遠征而本土亦受損害的美國，有多少心理上的不同；他們更不知道經過了幾年來的戰爭，在許多國家——特別是淪陷過而復活起來的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有着多大的變化，它們對於安全的要求是怎樣的迫切的；他們更不能了解，在這次戰爭結束的時候，許多民族要求解放的問題，許多殖民地與委任統治地處理的問題，在解決

中誰都會受多少的阻礙。忽視了這些現實，而拘泥於抽象的理論，那結果就會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聯的覆轍。

怎樣才能把廣大國際合作的原則，在目前國際間現實的情況，同時兼顧，而有具體的、正有力的國際安全與和平的機構呢？

第一、從莫斯科、國外外交會議到頓巴教會會議，到克里米亞會議，到舊金山會議所產生的國際安全與和平的方案，雖然實質是融合理想與現實的東西；它把聯合國許多歧異之點一步步破除了，在同意之點上建立了這個共同的綱領。這方案，這綱領，當然還包含若干的缺點，但作爲世界安全與和平機構一個初步的藍本，今將逐步加以改進，可說是最適當的基礎了。

第二、在這次大戰中，溫和的議會民主的英美，社會主義的蘇聯，流變中的經由民族抗戰而發展的中國，一度沉淪而復活起來的新生的法國，結合成一個強固的聯盟，把其他四十幾個國家團結在同一的陣營中，這是戰後國際合作的一個最現實的基礎。從孤立的個別的反侵略戰鬥，達到今日這種高度的戰線與政治上的合作，這是歷史上一個空前偉大的成功。英蘇美中法這五大國家的聯盟，是用血與肉聯合起來的。以此爲基礎，我們相信這一戰時的聯盟，一定可以發展成戰後安全與和平的聯盟。

第三、要維持和平，最重要的是能得到安全，而要得到安全，必須有力力量支持它。單是一個國家的安全，或者一個集團的安全，還是不夠，必須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特別是主要的強國，能夠對重要的國際問題，取得一致，能夠聯合它們所有的力量，共同行動，這樣才能產生集體的安全，保障持久的和平。根據這樣的原則，這次新國聯的建立，能夠以英蘇美中法五個強國作爲核心，是非常適當的。這不是幾個大國要求把持國際政治，而是維持世界安全與和平的問題，需要它們多負責。正如羅斯福史三大領袖在德黑蘭會議的宣言中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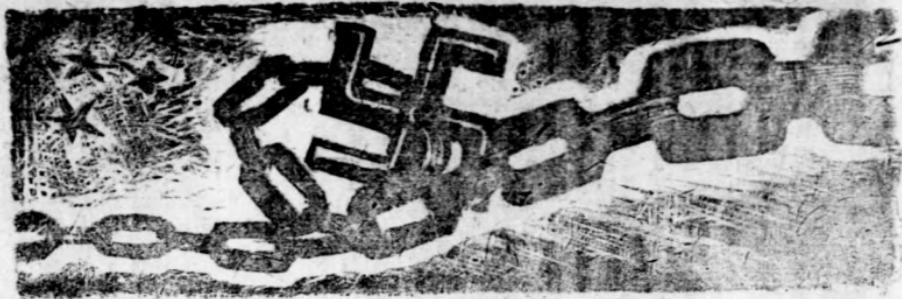
「我們和平的時代，那麼我們相信，存在於我們之間的協調，保證永久的和平。」

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於本年四月五日在芝加哥外交協會中演說，這樣指出

「小國的自由與獨立，除非強大的各國能夠聯合它們的力量以保持和平，並從而保證各國民主的權利，是無法維持的。」

「小國的唯一希望，正與大國相同，是在使世界得到有組織的和平，使強大國家的工業與軍事力量，能够合法地用於保障各國的一致幸福。」

（下接第十頁）



德 國 投 降 之 後

◁◁◁之 敏 焦▷▷▷

蘇聯紅軍對德作戰的偉大場面，已在柏林把帷幕大大展開了。據奧廷林元帥宣佈，五月二日紅軍把柏林完全攻下。並且以雷霆萬鈞之力，引出了德國在五月七日向英美蘇無條件投降了。

柏林在近代史上陷落過兩次：一次在一七六〇年，由俄軍攻下，一次在一八〇六年，由拿破崙統率的法軍攻克。

然上述兩次的陷落，並未損害到德意志傳統的反動主義。一期當年軍國主義的普魯士沒有希特勒德國這樣強大，這還威脅到全世界人類的生存，二期那時與德國交戰的國家，由於本身作戰的最高目標，並不一定是把自由帶給當時德國的人民，所以也沒意識到要消滅反動的德國。

盟國在一九一八年的勝利，也未能夠如德國的一切反動勢力及軍國主義，威廢德國在戰爭中失敗了，但贏得了和平，保全了德意志整個反動的經濟政治軍事體系，並且在戰後各國對德國的政策中，在許多方面還得到了英美法戰敗德國的支持，殘破的德國因此而振作復興，德意志受打擊的反動的軍國主義，穿上法西斯主義的外衣而更加兇狂狂暴起來了。

此次則大為不同。納粹德國終於隨柏林的陷落而俱亡，德國歷史上的一切反動與暗勢力及今日的法西斯主義，將被消滅而永遠不復抬頭。第一，蘇軍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入柏林，目標是消滅納粹德國，第二，蘇聯與盟國在戰後還對德國定下了嚴厲的懲罰政策。法西斯主義的殘孽將被剷除盡淨，希特勒的徒弟徒孫將被全部滅絕。剩下来的，在德國，必然祇是被迫的人民和歷來反對希特勒暴政的愛好和自由的人士。

由此可見，柏林的陷落，自然引出希特勒第三

帝國和納粹主義的滅亡。

其次，就作戰的地域說，柏林的陷落，也意味着納粹德國的覆滅。戰爭是在對納粹德國的心臟或神經中樞進行殲滅；心臟的最後停止跳動，神經的最後破裂。必然是納粹德國全部死亡的徵兆。其次，就戰爭的最後階段說，蘇軍及盟軍的對德作戰，尤其是蘇軍的佔領柏林和盟軍與蘇軍的會師，已是反動戰爭中反攻以來的最後一個階段，亦即對德作戰中的最後一次決戰。當然，希特勒軍隊在此次役失敗以後，它是決不能再發動一次有決定意義的反攻的。對什麼呢？因為德軍統帥部的後備力量，不論就人力方面，抑或就物資方面說已完全枯竭。因為納粹德軍今日已無廣大後方，沒有一可退守的基地，穩固的戰線也找不到了。

蘇軍的攻入柏林，是由西綫盟軍的偉大攻勢作爲呼應的。蘇美兩軍首先在柏林以南突爾高城兩會師，以後並且展開了易北河上，和德國西北部的廣泛會師。

一九四五年五月的第一個星期，是納粹德國的末日。盟國在紅軍佔領柏林，在東西線會師之後，並決有再進行追擊的任務，德軍就開始廣泛的投降。和蘇軍完全佔領柏林同日（五月二日），義奧德軍統帥魏丁豪夫將軍向亞歷山大元帥無條件投降。地區包括義北全部，西北至伊孫佐河，及奧地利與拉蘭堡省，泰洛爾省，薩爾茲堡省和哥林斯亞，史泰里亞的一部份，戰鬥部隊計德軍廿二個師團，法西斯義軍六個師團。同日，德國西北部，荷蘭，丹麥，包括黑爾哥特，法里森羣島全部德軍。向英第二十一集團軍蒙哥瑪利將軍投降，由納粹降陣將領街，人數也在百萬以上。

此外，一城一地的投降，殘餘部隊的投降，也時



歐戰結束後的對日戰略

· 陳翰伯 ·

一、從易北河上算起

通過東京的道路與從易北河算起。四月廿七日，美蘇盟軍在易北河上對突爾高會師了，由此就形成了一條橫貫德國的統一戰線。德國被切為兩斷，而且把德國切得更加破碎的戰爭也正在發展中，以後德國終於在五月七日向英美蘇投降了。在這以前，四月廿二日，紅軍攻進了柏林，在十一天的激烈巷戰之後，也就完全陷落（五月二日）。歐洲底潮已經到了頂點，盟軍在對日的另一戰場揚子江上取得重大勝利了。

對日的戰爭已算到了高潮，很快地就發展成歐戰底結束。

由於過去一年的發展，太平洋上的盟軍已經跨過七千英里到海洋，來到了亞洲日本帝國底門外。由於過去一年的發展，菲律賓羣島成為盟軍底戰勝基地，硫磺羣島成為中樞轟炸機底不沉母艦，以及正在進行中的琉球羣島爭戰，使盟軍對軸心的攻戰成為雙拳插天的並峙形勢，而歐洲戰事底最後一結，很迅速地就剩下了太平洋方面的一支奇軍。東京之路是崎嶇，坎坷，也是迂迴曲折的，沒有人敢正色否認對日之戰是數年的事情，而不是幾月的事情。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件長期的工作，但一切的努力都是要準備把這長期的工作轉化成短期的工作。祇有沉着勝利「在望」或「逼人」的等待主義者，整文希望早日結束戰爭，才會把戰爭拖延，無限期地拖延。

擺在面前的事實證明了同盟國「歐洲第一」戰略底正確。祇有當時不了解戰爭發展規律的人們，才會懷疑「歐洲第一」，才會無望地發動「歐洲第二」或「亞洲第一」的類項論議；也祇有這種論者，在看見了最近半年來太平洋戰局底趨向的時候，才會自我解嘲地，感激涕零地認為幸好是盟國當局修正了「歐洲第一」的錯誤！

同盟國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個戰爭，但戰場却分成了兩個——歐洲和太平洋。我們在主觀上也希望雙方並重，甚至更希望首先擊敗日寇，使我們早日獲得解放。但在法西斯軸心集團，有強弱之別，主僕之分；而在反侵略的盟軍方面，也在日本底侵略和缺點。那麼就世界戰局來論，就必然有了先後之別，緩急之分。這正是從同盟國對日戰略出發的實際決策。

獲得順利的解決。

我們記着斯退丁紐斯在外交協會演講中的話：

「我們此類通 召開金山會議的計劃，決心使它成功。我希望各位首先記起過去三年之間

聯合國會一再克服了更加重的其他危險；其次，美 與其他盟國那別的利益，都由於戰時的

合作，團結於維持與鞏固和平這一工作上；第

三、盟國間協同的程度遠大於分歧的程度，而且

協同比之分數，在關係上更加基本。

「如果我們能够經常記住這些事實，就不致誤

斷不清了。」

斯退丁紐斯這句話，是值得我們記住的。固

然，在舊金山會議的最初一週間，已經發生了主席

問題，蘇聯要求波蘭加入。要求烏克蘭與白俄羅斯

加入的問題，美洲各國要求阿根廷加入的問題，

這有的已解決了，有的發生劇烈爭執而尚未

解決；而在將來討論委託制度的時候，可能發生更

劇烈的爭執。不過，儘量是這樣，我們還是覺得舊

金山會議會得到成功。這篇文章寫得太長了，關於

這些具體的問題，我們不能不留待另一篇文章中來

談。（五月二日於重慶）

本報歡迎投稿

二 新聯合戰略底再編組

一九四一年以前，日本成功地對華的侵略戰爭局部化，地方化。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才順利地攻取了美英荷分在太平洋和亞洲東南部的殖民地。最初戰役，和德國對波蘭，對法國，對巴爾幹的戰役一樣，都說不上是真正的戰爭，不過是大規模的佔領行爲而已。

日本對齊齊國在太平洋上是有作戰計劃的這一重大缺點，就結合了大陸的與海洋的戰略，把它底陸海空軍當做了一個單位來運用，發動了海上的閃擊戰。

同盟國底一切估計和實際上的戰爭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毫無準備的根據地一個個着一個地喪失，盟國不能把陸地，空中和海上的部隊統一使用，運動底自由受到了限制，而德國也大大縮減了。更重要的，是當時所謂 ABCD 陳線沒有被破壞到致致，做為核心的亞洲大陸底形勢成爲一種游離狀態。甚至當太平洋上的戰爭在日後重新光輝起來的時候，竟又出現了海陸與大陸底高度不平衡。

戰爭底初期，英美底處境是相當困難的，此外還要加上一個存在了的歐洲戰場。美底海軍幾乎一戰不振地犧牲在珍珠港偷襲中，美國底海洋艦隊還沒有完成，當然更談不到南洋作戰。英國底海軍絲毫不能放鬆對英吉利海峽，對地中海，以及對大西洋底防禦。假如當時英美兩國把全部或大部海軍力量調到遠東來，那麼便會大大地上了軸心底鬼當，而容觀地促成了軸心會師遠東底成功。

同盟國（首先是美國）底反攻計劃並沒有滿足日寇底要求，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一切都改變了；攻勢底主動者已經不是日本，而是美國；攻勢底目標已經不是澳洲或印度，而是日本了。

歐戰勝利之後，說明對日戰事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有賴於一個盟國兵力底新結合，就是新聯合戰略底再編組。因此，這不能是美國單獨的任務，也不是美國加上英國的變遷攻勢，更不能把蘇聯參戰這一「假定」當做是已經存在了的「現實」；這應該是美、英、國、中、和一切反日盟國底新聯合戰略。在這個中間，中國應成長爲日本在大陸上的最頑強的敵人。

盟國海空軍對於日本三島底封鎖剛剛開始不久——截斷日本到達南洋佔領區的海港，分佈日本到達中國大陸的港道。海空封鎖漸漸生效，但制海權和制空權還是登陸的條件，而不是登陸的手段。必須要有連續不斷的海軍和空軍的奇襲，才能逐漸地形成登陸戰。

登陸日本，被登陸中國再攻日本，兩者不是相互排斥的。我們希望盟軍來登陸，我們就必須改變海洋與大陸的不平衡。

歐戰結束以後，並不是對日戰爭的勝利。我們不能被歐洲底勝利而昏頭腦。我們必須趕快從愉快中覺醒，看看自己的局勢，想想自己的任務。

編後記

△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中，世界上發生了不少重大性質的新聞。特別是在歐洲戰場上，德國的無條件投降，納粹最後陰謀的層出不窮，以及舊金山會議期間中的一切動態，都是值得加以研討的。焦敏之先生的「德國投降之後」——一把把事靜的發展訂正到五月八日，以後的情形，由於印刷技術的困難，暫時不能談到了。陳翰伯先生的「歐戰結果後的對日戰略」，努力研究盟軍兵力東移的問題，並且特別指出日寇在此一期間的陰謀，主張提高我們的警惕，加強我們自己的努力。

△ 上期我們已經預告，金仲華先生爲本報寫了一篇文字。這就是本期的「論舊金山會議」，金先生從政策方面對世界安全機構的理論依據，發展過程，做了一個全面的分析。因爲本報篇幅有限，許多觸及開會期間的問題，都祇能留待另外一篇文章裏去詳談了。

△ 由於戰時印刷條件的困難，本報從集稿到出版，當中要經過九天，包括送審，編輯，排字，校對，印刷，裝訂，在這連變化萬千的世界局面中，九天實在是太長了。我們正在努力設法縮短時間！——可能是七天。並且要在正式出版日期前完全把訂戶的報交付郵局。本市讀者可以在每隔一週的星期六下午，收到本報。我們更歡迎訂戶經常向我們報告收到遲緩或期數錯誤的情形，以便隨時檢查，隨時改進。

△ 本期是第五卷的第一期，本報已經開始步入第三年代了。我們沒有把本期週報變成紀念號或特大

三 提早預定的時間

除了蘇聯在最初的階段單獨地抗擊德國之外，不可否認美國是在西線出了最大的力量。在對日戰爭之中，美國還是主力。這雖然是在幾個同盟國共同作戰的條件之下，美國還是要派遠人最衆多的遠征軍，跨洋作戰，直搗日本。

美國國務卿赫格魯說：「擊敗日本要有進攻德國所需三倍的艦隻。」（三月二日）美國著名軍事評論家 M. 威爾納說：「在歐洲勝利之後，盟國對日作戰的空军能够增加五倍多，海軍能够增加兩倍多。」（二月十九日紐約下午報）這都是比较慎重的估計。這足以說明在現階段之前的對日作戰雖然是重要的，但究竟是有價值的。除此之外，我們還要知道太平洋戰爭完全是一個新的戰爭，許多地帶從來沒有發生過戰爭，歐洲的若干經驗不能適合於遠東，對德之戰的若干裝備完全不能適宜於對日之戰。在太平洋上，盟軍所要打擊的是一個海洋與大陸的兩棲帝國。

歐洲的盟國兵力向遠東抽調的情形，這個事實可以從報紙片斷的消息中看到：美國陸軍後方勤務部部長索爾威爾表示：「陸軍部計劃在遠送歐洲軍隊至太平洋以前，至少遣一部份軍隊返美休假，並遣散若干軍隊，其餘部份將直接開往太平洋。」（三月十日）美聯社消息：「歐戰結束，美軍可自歐洲抽回三百萬至四百萬人，預計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將調用對日作戰。現有多種跡象指陳，除有百分之十或十二之兵士及武器不適合對日之戰外，艾森豪威爾將軍在歐洲建立之全部大事，將以快速速度轉用於對日之戰。英政府宣佈海軍艦隊開抵東海海面，美國軍艦已超出日本同類艦隻成二與一之比。」（三月十七日）美國陸軍部次長柏德遜說：「美陸軍方面希望歐洲戰場能盡數收回陸軍裝備，俾用以對日作戰。」（三月二十二日）美國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說：「希望德國失敗後，即迅速將歐洲空軍調至太平洋。」（四月七日）路透社華盛頓消息：「軍隊與設備由歐洲移往遠東一事，業已開始。」（四月十七日）

我們相信，由於歐戰底結束，對日之戰也要比預訂的時間為早。美國第二特種混合艦隊司令麥凱恩說：「美軍登陸日本本土之期，可能較目前聯合參謀部預期者為早。」（三月）（合衆社華盛頓消息：「美國能够較原來計劃提早四個月，以全部武裝力量對付日本。」）（四月十八日）預定的時間是在什麼時候，我們無從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是一刻也不停止，不讓日寇喘息，迅速使太平洋上的部隊，在地面，空中，海上掌握住絕對的優勢，這樣才能真正縮短戰爭。

四 優勢兵力底東調

我們還是用這樣的篇幅，迅速的報導當前國際時事上的許多問題。在內容上，以後我們希望更能趕上時間，那就是反映以快，報導最快，翻譯最快。在編排形式上，除掉封面更變之外，在正文上，我們在登報時，力求經濟版面和美化版面，這兩者有時是相互抵觸的，但我們很願善於運用，使本報成爲戰時出版界中，內容與形式俱臻上乘的一本雜誌。我們歡迎讀者給我們來信，給我們提供寶貴的意見。

新華日報

上海

電話 41766

電報掛號 1106

太平洋作戰最大困難是供應運糧與基地。這裏面重要的因素是船舶。美國已經獲得了船運方面的解決，可以在四個月至六個月之間完成軍隊底重新佈置。

歐戰高潮中對德作戰的美軍部隊是這樣分配的：(一)在海外的軍隊，單是陸軍一師，就有五百萬人。(二)對德作戰的陸軍各部門一律在內，約為三百五十萬人。(三)對日作戰的美國陸軍總數約為一百五十萬人。(四)在美國國內的現役軍人約為三百萬人，其中約有一百萬人現在受調期間。(據四月六日「美國新聞」雜誌)。

依照美國陸軍部底計劃，歐洲將設底留守，調動、參戰、和遣散的情形如下：(一)一部份留守德國，擔任佔領與警戒的職務，和掃蕩殘餘納粹抵抗。(二)供部隊和空軍地面人員首先調往遠東，不必先行回國。(三)一部份回國休養，然後加以重編，再行開往太平洋上。(四)極小百分數的軍隊加以遣散。(據四月二日紐約時報「美」德爾溫文)

在對日作戰之中，美國究竟需要多大的一支遠征軍？這個數目是不易確定的。但我們能够起碼相信這不會少於對德作戰的三百五十萬人。那麼，我們假定是四百萬人吧，現在已經有了一百五十萬人，那新增的一百五十萬人是從那裏調來呢？

我們估計德爾溫所說的(二)(三)兩項，都是從歐洲抽調過來的，人數可能是一百五十萬。此外的一百萬人可能是未曾參戰的美國國內的部隊。換言之，參加對日作戰的部隊，不一定完全從歐洲戰場上調來，而是從歐洲各戰場，加上歐洲各地，美國國內各供應站，各訓練營，各基地，用科學的精密調到太平洋去，在對日作戰的部隊則達到四百萬人之數。

除掉陸軍之外，還有四百五十萬兵力的重要全數支援着美國陸軍遠征軍。海軍之中還有海軍陸戰隊大約四十至五十萬人。海軍部對陸軍作戰開路先鋒，過去已經奉命不少基地，將來也要擔任對日的對前。美國底武裝隊伍，全數一千零五十萬人。將來要全部以日本一國為攻擊目標的。(據前「美國新聞」)

這些估計是假定英國能拿出較小的力量，參加太平洋的對日攻勢，在東南亞擔任次要的戰爭。蘇聯繼續維持中立，或能能以五十個甚至七十萬的邊境

守軍牽制着六十萬的關東軍。(據美國眾議員孟斯菲爾德底重要的我們還沒意識到中國陸軍兵力底再組織與生長。

所有這些事情都要在對日戰爭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本文未能詳談，祇是寫了材料上的缺乏，絲毫不是低估了這一因素。

五 勝利地獲得勝利

然而，同樣的，日寇也不能放棄美和底黃金機會。鈴木內閣並不是求和內閣，但它並不是不知道納粹底前車之鑒。它不願再蹈覆轍，却不一定甘心投降。反之，倒還利用這個黃金的機會，巧妙地贏得有利的和平。

日寇希望英國退出戰爭，希望英國和美國都退出戰爭，希望不要和蘇聯破裂，希望中國「中立」。然後又放出種種空言，希望盟軍不踏上日本本土，希望盟國保全日本陸軍，表示可以放棄南洋羣島，華北，華南，祇留東北和朝鮮。它又估計到蘇聯對日關係底發展，就拚命用製詐語言，捏造蘇聯底「領土要求」，謾罵蘇聯主張「國際代管」東北和朝鮮，蘇聯要「收回」旅順口大連灣等等。所有這些謊言，都是要挑撥盟國之間，首先是中蘇之間的好關係。借用以達林福馬希特勒的話來說，日本底冒險家們也是「極力想從陷於絕望的窮境裏，找一條出路，竟用所有種種陰謀詭計，甚至向同盟國賣弄風情努力要在同盟國戰爭中引起紛爭。」(五一文告)

日本救不了自己，但却努力避免最後的滅亡。它希望歐戰從高潮到結束，這一軍事情勢趨於有利於日本。盟國人民過早的快樂是有利於日本的。盟國人民在生產戰場上的鬆懈是有利於日本的，同盟國軍隊不能開向遠東戰場(或遲緩開向遠東)更是無疑地有利於日本了。日本在適宜時期提出來的和平是很有「吸引力」的。

然而，我們不能不指出，日本在適宜時期提出來的和平，祇是「吸引力」的。日本在適宜時期提出來的和平，祇是「吸引力」的。



孟買來鏡

全印職工運動縮影

滿漢

刺激的新聞

這三週來印度充滿着刺激的新聞，第一是印印國議會由省府復舊國民大會份子擬請布(Parliament)出組省政府。第二是國民大會份子來第一次重新上台。(一九三九年國民大會以英政府未。印度同意而代向德義宣戰，曾表示抗議，所有省政府擔任工作的國民大會代表都實行總辭職。當時在英屬十一行省中，國民大會負責組織的有八個省府。)西北邊省省政府原對回國聯盟出任，最近以執政者獨取，怨聲載道，回國同盟中整份子亦投不信任票，故遂下野，由英國督督師國大薩爾布爾重新開。在這省閣中亦有回教份子。所以這一方面是表示國大對印度政治已入積極趨向，同時也開始了回印合作的前聲。

第二週是佩爾訪英。英印問題雖不可能全部解決，但是，大家對佩爾之行相信用意在於開僵局，在太平洋

洋戰局日益擴大，英國總選舉將屆，以及世界和平會議會議未舉行前，英政府對印問題可能有所表示的。也在上週，國大領袖如尼赫魯等由集中拘留所解往各本省拘禁，這樣以對只聽省府命令，他們便可被釋。所以一般觀衆，最少說非爾之行可使國大領袖得恢復自由。

第三週甘地從他隱居多時的小村子來到孟買，從許多接見者的新發展。來孟買的動機不會像他所說的只爲甘地夫人基金會的會議，甘地每天都要舉行公開祈禱，有熟人介紹誰都可以去，今天下午即去，大概不可能和他談話，只能瞻仰豐采。

工人的女領袖

兩星期前，孟買全市活動停頓了兩個鐘頭，正趕着下午開始辦公的時間，下午二時，全市公共汽車及電車等司機及售票員爲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舉行總罷工。那天，我也有幸上

最後，杜魯門總統，向美國的國會議員們自己與歐洲各國的趨勢相疏遠，而且是蘇聯的關係趨於破裂。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對於這一點，大公開行爲已經表露的有甚於此。還有請蘇聯派遺莫洛托夫做，席爾金山會議的首席代表，蘇聯已同意。這表明是蘇聯的明確唯有世界上兩個最大國家，竭盡全力和以互信的情緒來具體地從事建立世界和平，那要和平才能產生。

杜魯門總統，您的所謂朋友們將結束的這裏的「個人統治」時代。反對派之所以稱讚斯德威格的嚴格的一個人統治，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這組管制使他們不能在羅斯福總統任內享有其合法，柯立芝和胡佛總統任內所享受的種種權力。十二年來，我們一直在渴望回到原來的地位。現在我們眼有權力的胡佛幾乎舉手可得，我們聽，如何地急切呵，甚至在羅斯福總統還沒有安葬以前，他們已經開始在打總統的主意。他們想他們可以利刃處達到那目的。您須有力量向他們表示他們是錯誤的。

杜魯門總統，您的所謂朋友們說你將恢復國會的統治權。這或者是因爲那二班反動派，知道他們唯一的機會是經由他們在國會中所能控制的議員們來活動，而不是經由他們控制不住的總統。讓我們把這一點說得清楚。國會是美國政府必要的一部分，但是它不能做我們所需要的領導者。無論總統有那件事沒有做到，他便是放棄了他的職權。這並不是說您應當做羅斯福總統。您應當做您自己的一種總統。但無論您是那種總統，您應當使大家明白只能有一個美國總統，不應當有六百多個總統。

最後請讓我說一句，杜魯門總統，做總統是一樁非常寂寞的工作。林肯發現它是這樣，威爾遜發現它是這樣，羅斯福發現它是這樣。有錢有勢的集團將對您施種種的壓力。

他們將採用種種阿諛的話來幽怨您，用金質的鏡子來束縛您，還要一個有權力的人才能抵擋他們的阿諛。只有兩種人能夠通過這試探。一種是羅斯福型的。他是貴族政治論者，他無庸覺得他是和有力量的羣衆在一塊的，也無庸他們給他的聲望。第二種是林肯型的，他是屬於於人民的人，他的根本深在民間，不是財富和社會生活所能摧殘的。

杜魯門總統，有一個機會來表現您的根本也深植在人民的土壤中。否則您在未曾開始以前，就已經失敗了。(本文載四月十六日紐約「午報」)

們，結果只得退回，孟買市二百五十多萬居民的交通是幾乎全靠他們維持的。出租小汽車及馬車非但價昂，不是一般所能出得起，而且車輛非常少。這真又不復如城，找不出半輛洋車。好在二小時工潮完滿解決，工人要求全被接受，孟買又活躍起來，「最後的印度」已散慢的印度，但是這兩小時內印度工人們所表現的却與團體結，有紀律，更出乎預料的。當我發現這公共汽車及電車工會創立者組織者是一位現年三十三四歲的女性，——布哈勒維特（Bhalekar, Mrs. B.）她是全印總工會現任的副總幹事。

孟買印度工運發祥地，目前全印總工會是合法團體，它的辦公處位置在市中心所謂中產商業區的一所古舊辦公樓的第二層。老遠在路口就可以看見那顯赫的標語：「侵略的工會招記，就在這會所的第二樓那不及二方丈面積的辦公室，我訪問了這位工會的女領袖者。

就是她，那容溫柔安詳的面孔，中等幹幹的身材，面上挽着黑亮的髮髻。短襪衣上披的紅的「紗麗」（印婦女通行裝束），鮮黃的皮色，眉間畫着兩點紅點。（印度婦女裝飾，與其他國家婦女點口紅一般。）就是她（Shree.）交通工人，紡織工人，壯實的，膠料的一個個經過她，都拉起

手，摩互人鼓鑿固的站起來。握手後，她總說我離國內不久，趁離開我關於中國工人勞工近况，工會組織以及國內團結問題。她問我對中國工人消息那麼少，報紙上不常看到中國新聞。（這幾乎無例外，每次和人談話，打算收集些點印度的材料，結果，總被人採訪，轉傳供給對方材料。）

那天除她，辦公室還有總工會的另副總幹事，他和甘地同姓。一個村子出來的。雖然只有廿多歲，這位甘地先生已顯得非常蒼老，頭上許多白髮，相當的瘦削，可是眼睛却非常精神，有光采。他曾數次入獄。下面那簡短的工會故事，就是他們合著告訴我的。

工會的故事

「全印總工會成立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歐戰以後。以前雖有工人活動，但都是比較散漫，薄弱，也有一定中心。在總工會創始期間，除却外在的困難，工會本身亦有無限弱點。由於不徹底和改良主義的領導，也限制了工會的發展。一直到一九二八年直正能代表工人權利，正確的政策。總工會成立後，政府亦頒佈了工廠法，母星保險法等，雖然這些都是不夠的。

工會組織乃以產業界為基礎。總工會現有四百餘分會，總工會的人數約

五十多萬。但是還不足以說明工會的數量。因為在每一次行動時，參加響應的人數是極於固定。會員數的。在這些分會中有化學機器工業的工人公會，也有生產方法落後的農場雇工。會員中以孟買紡織工會，八萬多會員，合全印紡織工人百分之八十，及南印擁有三萬五千會員的鐵路工會最為強大。孟買紡織工會一九二八年曾領導大罷工，曾支持到六個月之久，參加的有近八萬工人。目前由於工人數目日增，尚沒有正確統計，全印九萬多工人，大概已組織的，只及全數百分之五。

「印度政治和經濟問題是很難劃分，往往一個經濟要求，也就是政治的。工人大多數是不識字，但是他們的政治性却非常強。一九三四年印度工人的反希特勒罷工是世界第一次有組織的集體反對希特勒。誰都不會忘記工人還在「一九四一年就反日，實行抵制日貨運動。工人們是瞭解這次戰爭的性質，我們一方面要求印度反日，一方面全力支持這道戰爭，我們的立場具體表現在一九四三年八月間國內不合作運動的高潮時期，國民大會被逮捕，全國騷動。當時日寇正準備印埃，同盟軍軍隊處於不利情況，敵奸四伏，都設法利用我們愛國情緒。但是我們沒有一人入其彀，一不再以罷工方式爭取自由，於是當

時的紊亂驚之穩定。如果我們參加暴動，情況便不想想像。恐怕日寇現已深入印土。我們對蘇聯對中國都是十分關切的。

印度工人的「福利」

「印度工人生活太艱難了，都在水平以下生活。」根據一位 D. S. Desai 孟買紗廠聯合會工人福利會（廠方組織）在「印度勞工計劃」報告中說，孟買紗廠工人不但是「家數口處一斗室，有許多竟幾家同居一室，有數間房間竟至四家同居一室。在某一工人區衛生設備缺如，大清早四時，就見到整排的工人餓殍登廁。把人折磨得生氣全消。這是我們工會最大困難，這次戰爭加重工人負擔不少，如孟買據官方統計和戰前一九三九相較，物價指數已漲至百分之三百十五。但是

「總工會是民意的組織，職員是公開選出，除正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外，還有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一人，現任總幹事的約夏（J. W. Joshi）已是五十八歲，他當然是在工會中有最長歷史的一位（Mr. Joshi 不是印度共產黨領袖。）我們沒有黨派的立場，工會有國民大會，回教同盟，共產黨等份子。現在大家一致的先決要求是釋放國大領袖，及國大同盟的合作。

舊金山聯合國會議順利進行

請讀本社出版時事參考讀物

聯合國透視

于大霖 著
千光 譯
元八·一

四十七國聯合會議的形勢，決定了聯心演進的命運。從克里米亞到舊金山談判和平的途程上，又建立了一覽指路碑。本書對聯合國形成的經過，以及四十七國國家各別的地運、歷史、人物等等各方面，均用生動的文辭繪圖作有系統的彙編，所以可以說是舊金山會議主人們的聖蹟，作爲學校地理課補充讀物，極極現實。

歡迎同業批銷
迎讀者郵購

英漢
對照

克里米亞聲明全文

再版出書 售〇·六元。

舊金山會議是來自克里米亞三強會議的決定。我們要把舊金山會議的每一議題，就該該熟讀這個歷史的偉大文件；克里米亞聲明全文。本社印行的全文一編，是英漢對照本，研究國際問題，用作學校英語教材或課外補充讀物，都極適宜。

本書附載：

頓巴敦橡園會議建議案全文

在克里米亞會議中，三強間曾召開舊金山會議，以便依原在頓巴敦橡園非正式會議中建議的方針籌備這一種組織的憲章。本社出版「一九四四年的世界」一書，能幫助讀者了解過去一年來國際關係的演變，世界政治的發展和環球戰爭的趨向。

一九四四年世界

金仲華 編

本書是讀報嚮導，

把握時事的指南針。

美國大政治家 威爾基爾兩大著名

一天一家下

劉尊拱 譯
四版售二·四元

美國途徑

閻人俊 譯
售一·一元

(以上售價均按一頁百計)

中外出版發行

重慶美專校街一〇六號
分發行所：渝蓉陝聯營書店

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九〇四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九一五〇號
本報郵政登記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期零售六〇元
半年共七八〇元